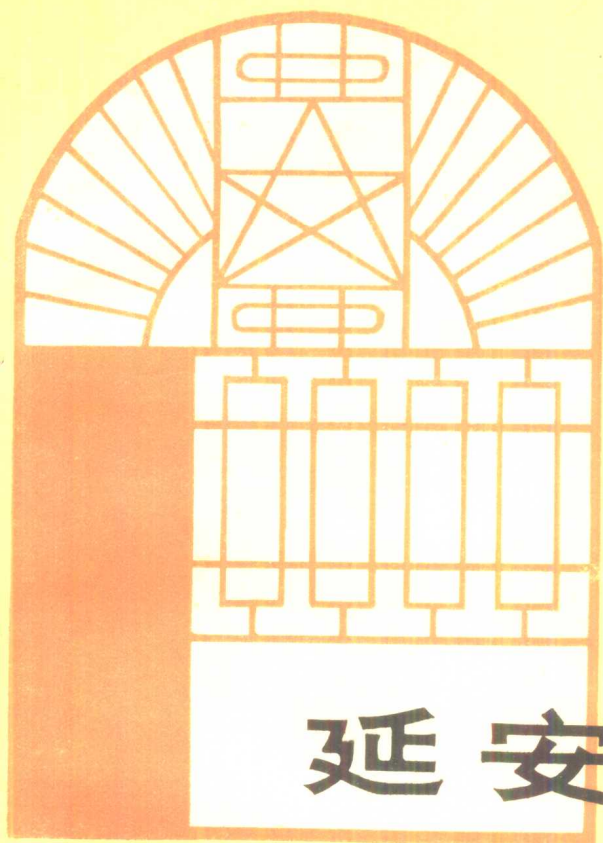




延安人

洪岩著



新华出版社



延安人

洪 岩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延 安 人

洪 岩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108,000字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900册

统一书号：7203·059 定价：0.50元

目 录

南泥湾人.....	1
——老红军、特等劳动英雄郝树才的新事迹	
艰苦创业为后代.....	12
——访红军老战士、模范共产党员王明德	
走前辈的革命道路.....	16
——记在延安落户的北京青年任正钢	
写在大地上的戏.....	22
——记剧作家安全在延安农村蹲点十一年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3
——记延安市宝塔公社女共产党员刘玉珍	
“老骥仍将万里行”.....	39
——记退休老红军、模范共产党员刘明文	
生命的凯歌.....	46
——延安市副市长冀令夫带领干群抢救农民 兄弟纪实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52
——记几位退休的红军老战士	

赤子图	58
——记大学生王国文成长为米脂县委副书记	
甘泉县的“甘泉”	65
——记甘泉县委书记乔尚法忠于人民的事迹	
将军之子	73
——记“一马三司令”的好后代马立明	
她发出了危险信号	81
——全国“三八”红旗手卢剑国探索西安地下水的事迹	
大有作为的青年人	86
——记袁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裕禄和他的战友	
一肩担起万家愁	103
——凤县县委书记靳建辉抗洪抢险中的日日夜夜	
召唤	109
——嘉陵江畔一支抗洪救灾的“红军长征队”	
红光闪闪	115
——凤县抗洪抢险中一曲共产主义思想凯歌	
考验	122
——记嘉陵江两岸的抗洪英雄	
重建家园谱诗书万卷	132
——记洋县灾区建设中三个共产党员	
灿烂的晚年	138
——副教授刘汉明瘫痪离休从事医学著作纪实	

母女之间	147
——女青年葛最荣的婚事	
世界上儿女最多的人	155
——记西安市王曾吾夫妇	
“新女性”	159
——岐山县“五好”家庭人物谱	
后记	172

南泥湾人

——老红军、特等劳动英雄郝树才的新事迹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最高峰，新起了一处地图还未标名的村落——窑子湾。在这山梁、山峁和沟壑纵横的新村四周，又新起了千亩果木园。绿格茵茵的核桃树，把这片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高峰，扮饰成绿色世界了。亮格瓊瓊的苹果，水格淋淋的红杏、给延长县谭石原大队带来了新的生机。

在这片建立过苏维埃的红色土地上，创建社会主义新天地的郝树才，是一九三五年参加红军、南泥湾大生产中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一九七九年退居第二线的谭石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

一

郝树才成为窑子湾第一户居民，已七十三岁。他不甘心“坐吃山空”，退到第二线后，死活要到高峰——“南天门”安家。一些直肠子的人都说：“你革命成功了，三十斤供应粮照吃，五十六元生活费照拿，一百元残废金照领，歇着不比吃苦强！”圆耳朵听不进方话的郝树才的回答是：“岁月不等人，

只要不咽气，革命就未成功，高峰不治好，没脸去见马克思！”

家人也不让他带着心脏病，搬到十多里的窑子湾，天天钻沟、攀崖、滚格针，过饭没人做、衣没人洗、水没人担、柴没人打的独身生活。万一有个好歹，连邻居照应都没有。他说：“走路只有脚尖朝前，没有脚尖朝后的，我的生命是无数先烈生命的综合，吃生铁长的人，还不能在荆棘中创造世界？”

“有志不在年高。”他扛着铺盖、老镢、耙子，“叮叮咣咣”去攀登一千四百米高峰。家人无奈，只好挑着锅碗瓢盆、粮食油盐，送他上山了。他满头白发，满脸沟槽，满身大汗，趑趄趑趄下了原，爬一道道山梁，上了窑子湾，嘱咐家人“治不好高峰，死了就把我埋在这里。”

群山之巅的窑子湾，偏僻荒凉，自从掏了窑才有这个名称。队干部怕他住的破窑要倒，破窑窗又没遮拦，派人要给他掏口新窑，他说：“哪壶不开提哪壶，穷家破业摆啥阔！”来人被赶走了，他扛根木头顶了裂缝，用锅盖挡住窗户。山高风大，夜里风吹门，雪打窗，一天一炕土、一屋雪。

他席不暇暖，顶凌砍草，手脚冻麻了也不回窑暖暖，天天和几个朝来夕归的社员，沉在山屹崂里，泥土呛鼻遮眼，大雪铺天盖地，“狼牙刺”、“格针树”撕衣划手。老镢砍了脚指，血流一鞋窝，还一跛一拐开荒不止。社员问：“书记不当了，还拚老命干啥？”他听了哈哈大笑：“不是书记，还是个党员、社员嘛！还要老来红嘛！”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郝树才从不厌苦。山上没菜吃——挖野菜，缺钱买油盐——挖药材。早晨满山拾大粪，晚上点小油灯，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员标准》。

高峰，路陡坡滑，下山驮水时，一个“哧溜”栽倒了，满满一盆冰砍在脑门上，顿时衣服湿透，头破血流。眼肿得象烂桃子，连路也看不见；满脸血道道贴满纱布，娃听信儿跑来了，埋怨道：“昔日报上说你是‘气死牛’、今天又成了‘气死娃’了！快跟咱回家！”他说：“咱不是那种‘胡日鬼’的人，哪有擎天柱立起又倒下的！党员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人民利益甘愿作出自我牺牲！”这个“古板人”还是死活不回家。

他从冬到夏，天天顶着烈日从东到西，汗水浸透衣衫，泛出朵朵白花，独自开了三十亩荒山，又施上了自己拣的粪，深翻以后栽上果树、杨槐、白杨，在树行间种上糜子，长得油汪汪的。

春天埋在土里的二十万个核桃，也发出了巴掌大嫩叶，谭石原来的放牛娃越阻越奇怪，问他。“老不种核桃，等它长成树，开花结果，您还能看得见，吃得着吗？”他噗嗤一笑：“憨娃，郝树才吃不上，你也吃不上吗？没前人栽树哪来后人乘凉？”娃说：“老人的心有多大多宽？拿自己给后生垫路走，还有人嘍哩！”“嘍啥？”，“嘍你是老菜帮子！”“没老菜帮子还能长出菜芯、菜叶！”

大雨如注，放牛娃怕湿衣服，躲在窑里睡着了。他把衣服给娃盖上，自己放牛去了，直愣愣地站在崖畔上大半天，守

着牛在雨里淋，冻得上牙打下牙。夜间发起了高烧，一直哼哼唧唧到天明。娃劝他躺下，给他做饭吃，他说：“躺下怕起不来，太阳、劳动会治感冒的！”又摸摸索索下地了。

三个雁来雁去，千百回月圆月缺，窑子湾、黑鹰嘴、寨子梁、段洼子都披上了绿装。七十五岁的郝树才，象山丹丹那样在谭石原散发着芬香。“气死娃”变成了“喜死娃”。

二

二十年戎马生涯，退伍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科长郝树才，虽年近半百，身上多处负伤，但“人生就是奋斗”的革命人生观，还使他用金子般的心和汗水，在自己家乡写下了后半生的历史。

复员后，他不用复员费在贫困的山村，修建阔气的砖瓦房，也不置家具，一头滚进参加红军前住的破土窑。触景生情地想到：过去跟随父母逃荒要饭、从外地逃到这里给地主放羊、揽活的穷娃，今天变成了谭石原的主人。他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眼馋心热，想三拳两脚打开局面，但气大财粗的人硬嫌谭石原穷，不入社，讥讽说：“不下蛋的鸡还穷抱窝”，“爹有娘有不如己有！”他气得直跺脚，一把掏出一千元复员费，一下买回三群羊，对社员们说：“糠能吃，菜能吃，气不能吃，这二百四十只羊，给咱社垫个底，有鸡母子不愁抱不出小鸡！”人们说：“有树才这把大红伞，就支起谭石原的天了！”农业社腰杆粗了，筷子拨不动船了，富裕农民纷纷入社了。

“好雨没有下在荒山里”，郝树才用复员费买羊，象萤火虫划破夜空一样，光照家家户户。弟弟郝友才踩着哥哥脚后跟走，发誓要把三群羊变成四群羊，不让哥哥这朵社会主义鲜花，栽在石板上，自报奋勇当了羊倌，天天太阳没蹲山头赶羊走，山影倒下来还不回家，“信天游”终日挂在嘴边。不料，一只小羊掉进了山间“水窟窿”，他急得冒汗眨白眼，下洞就逮，窟窿倒塌了，他也应了“人有旦夕祸福”的卯，还没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就绝了人间烟火。

夜深了，村里人见羊倌还不回来，打着火把满山寻找，只见到洞边有他一双鞋，一个干粮袋。树才难过得蔫蔫秧秧好多天，收下了他的三个娃，背起他的干粮袋，扛起他的放羊鞭，白天满山遍野跑，晚间带回一身“羊臊气”。

“滴水贵如油”的谭石原，千百年来农民都赶毛驴下山驮水吃。树才要结束这段历史，把水引上山。有人说：“龙王要降福人间”，也有人说他“愚”——水从山上流到山下，怎能再流回来？”千锤敲锣一锤定音，他说：“咱就当一回‘愚公’，喝令山泉水倒流吧！”

开山劈岭的人群密密麻麻，几个寒来暑往，却因缺水泵、水管和经费停工了。他来回一百多里，把县里有关部门跑成了“胡同”，还“竹篮”打水一场空。气得他说：“椿木为王不上房，咱说话不好使，敬神还不如敬自己！”又把千元残废金拿出来，买了提水工具和牲口，才使谭石原吃上清清的泉水。人们的笑声，驱散了他的辛劳。“谭石原出能人了”。不久，能人又给外村请去办水了。水长了山里人的见识。

树——农村的生机，但这里千山万壑一个样：荒山秃岭，黄土弥漫，十年九旱。“人无歇荫地，鸟无树做窝”，做梦也梦见娃们手捧大苹果，咬得满胸流甜水的树才，又开始在村里倡导栽树了。他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满村栽树，满坡造果园，娃们气得直噉他，孙子也敲边鼓，“一个堂堂正正的团级干部，不累死，苦死，急死，也气死在谭石原！”

他的回答是：实干，苦干，是一个党员的志气，艰苦奋斗的决心。他的乐趣不是冬天围火盆，夏天随风转。几年时间，二十亩果树开花结果了，上万株树成荫了。娃咬得果子流甜水，他从心里感到甜。他想：为什么一个干部就象一株果树，有的不开花，不结果，有的光开花不结果？这不是树懒而是人懒！

历史错误地给了谭石原这个“原”的称号，一条条山梁、沟壑，都象鱼脊、鸡爪子四处伸展，连块屁股大的“原”都没有，块块耕地都象一张画挂在山上，一场大雨一次灾难：埝倒，土跑，肥失，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这还不穷，还不饿肚子！树才每当想到这些揪心事，就想到豁出老命，不负上了二十年解放军大学。

冬天，他光着身子汗流浹背，青壮年一天挖土七方——堪称郝树才的兵，他却一顶三——每天挖土二十方。

干活唠嗑，休息一坐一个坑的人，一见他耷拉着脸，旱烟窝烧得吱吱响，就知道他又要噉“谭石原不产粮食，光产闲话，懒汉！”便知趣地干起来了。

象燕子衔泥垒窝那样，他把一道道山梁，一块块“挂画田”，都改造成梯田了，一百三十多口人，每人都有一亩多基本农田，一向饥不饱腹的谭石原，人人都能吃饱肚子了。

三

“劳其心血，苦其筋骨”的郝树才，一病就是厉害的。延长县委送他住院治疗，医生不准他离床，离人，他取了一些药，偷偷地溜了。家人问他“为啥不住院疗养？”他说：“咱的乐趣不在那里，而在这出红军的山里，想到那些死去的战友，就想在谭石原洒下咱的心血！”

延安地委把他接到地区医院治疗，他得空就跑到枣园、凤凰山、王家坪革命纪念馆，重温中央领导同志的革命历程。医生管得严了，他要求地委让他回家，说：“战斗任务咱能完成，疗养任务咱完不成！”之后，又悄悄地“开小差”了。

树才在陕北高原，象根能燃起熊熊大火的柴，点燃了许多人胸中的热情之火。在延安汽车大修厂当工人的郝进，看到父亲用自己的血汗浇灌家乡的土地，不拿工资回家拿工分了。这个拖拉机手，看到轮胎爆了，别人套牲口拉，他说：“不到百斤还用拉！”一气儿扛了三十里。后来拖拉机部件坏了，他不怕山高路滑，满地冰霜，步行百余里，背到延长县城修好了。别人评论他时，说：“一锅炒不出两样菜，一手拍不出两样饼，父子俩象得如同一指捏的”。

孙子中学毕业了，天天要他找工作。他说：“你尽往网眼里钻，不把你脑子里这条虫子捉出来，咱要被人笑掉大牙

哩！”孙子说：“爷是陕西省人大常委，这点小事咋不好办？”“咱头小带不了你这些大帽子”，孙子见爷不吃这一杯，威胁说：“咱就捧金饭碗讨饭去！”他说：“五大三粗的青年，啥时给‘哈哈镜’照歪了？油嘴滑舌，长柄香烟，干活象遭霜打似的蔫巴拉撒！”

泪流三升未感动爷爷，孙子便来了粘糊劲，早晨鸡叫罢了，人都下地了，他还不起床，因此“气死鸡”也就成了他的绰号。爷爷上北京开会，孙子给爷爷灌了很多“迷魂汤”，爷爷还是不给他找工作，他说：“如今走后门还稀罕！”爷爷气得脸象大红布，骂道：“莫把马背肿了当骆驼，那是你崽子发明的哲学！”后来，中央一位领导同志问郝树才：“家里有啥困难！”他说：“啥困难都没有！就是老苏维埃还没变过来！”，“一镢掏不出个金娃娃，别着忙。”

郝树才年近古稀了，延安地委有意请他到王家坪、枣园、杨家岭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旧居纪念馆工作。他说：“安逸的地方让别人去，苦的地方让我去，四十里方圆的谭石原，如今八字未见一撇，咋能走？”

他生活得深，想得深，站得高，看得远，既谢绝了地委的照顾，也不要延长县委安排他去养老。当年，他跟毛泽东同志东渡黄河，在延长县住过。如今，县里办纪念馆，让他筹备，替他盘了火炕，支了炉子。他说啥也不干，要求道：“中青年来日方长，老汉来日方短了，不把有限时间用在谭石原上，心里不安！”结果，连声招呼都未打，就步行百余里，星夜回家了。

他所在的交口公社、见他不愿进城，怕他在农村受苦，便请他到公社的林场管理果树。这里环境好，生活比谭石原强，娃又靠得近，早晚好照顾，可他不干，说：“吃现成饭没意思！”公社说不服这个“犟”老汉，便要他退居第二线，在家休息。他想：咱不当干部也要当个模范社员，做个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这样，他便在肚子里捻绳子：咽气前治好高峰，办个林场，造福后代。随之，告别了乡亲，担着家私上山了。

四年后的今天，高峰上的窑子湾，千亩果木郁郁葱葱，垦复的老林和新栽的用材林、果园，丰富了穷乡僻壤的山区人民经济生活。二十八年后的今天，郝树才用汗水作墨，镢头作笔，高山作纸，在谭石原绘出了这样一幅农村画卷：层层梯田白云绕，清泉水进土窑，果木满山六畜旺，吃穿不愁人成长。

四

在高峰、谭石原留下了“南泥湾人”——郝树才的脚印，在全国人民心中，也立着这个鲜血印在陕北、华北、西北战场上的“劳动英雄”、“战斗英雄”的形象。

崂山战役，他爬进白匪军指挥所，抱着一捆手榴弹，炸得敌人横尸满屋、血水外流。

榆林桥屡攻不克，他抱着一包炸药，在枪林弹雨中冲上去，碉堡在硝烟中飞了。

毒气弥漫的平型关战场上，他手端刺刀和一群日寇肉搏，

敌人倒下了。

解放兰州前，他化装混进敌军粮库，总攻一开始，他里应外合，抢占了粮库。

南泥湾大生产中，三五九旅规定每人每天开荒三分，郝树才的成绩是：五分、一亩五分、两亩。延安老百姓惊奇地说：“一头牛顶不上一个郝树才，郝树才把牛气死了，”从此，人们都叫他“气死牛”。

“气死牛”，在朱总司令和王震旅长主持的南泥湾开荒比赛中，又创造了一天开荒四亩三的最高记录，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赢得了特等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毛主席在表彰会上，给他敬酒。随之，“气死牛”名扬陕北和全国解放区。

朱总司令参观南泥湾，留诗云：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来无宿处，破窑也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方告成，战士初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好。
小憩陶溪谷，清流在怀抱。
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气死牛”，背着南泥湾这幅画图，领着老弱病残，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又在吴旗县一个农村吃“羊得脑”叶子、开荒种地、植树造林，饲养骡马，供应部队和造福农村。这

里还未变成“有似江南好”，他已当了甘肃省军区科长，但还挑着粪桶到茅坑掏大粪，开荒种菜，到煤矿采煤。节省开支。

一九五五年，他要求复员，部队领导说：“凭你对革命的贡献，咱养你一辈子，坐下来吃就是！”他说：“打仗撵咱也不走，不打仗咱要回家和大自然打仗了，把家乡变成朱总司令诗中的‘有似江南好’。”

他用全部晚年的时间，在谭石原打的这一仗，党内测验的结果是：延安地区全体党员选他去出席陕西省党代会。民意测验的结果是：陕西省二千多万人选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四十年前“气死牛”在南泥湾开荒用的工具，今天在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又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1981年采写）